



在元代佚名《谢灵运行吟图》中，谢灵运有一副“天下第一长须”，头戴幘巾，脚着标志性的木屐，一副魏晋名士派头。

一千六百年前的一个初春，久病怅然的诗人登楼远眺，写下一句“池塘生春草”，把浙东永宁县的春色，永远留在世人心中。

对今人来说，这个写下咏春千古名句的诗人谢灵运，已经有些陌生了。不过，在当时，他可是最著名的诗人。据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，当时人们对他诗文的崇拜，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：“每有一诗至都邑，贵贱莫不竞写，宿昔之间，士庶皆遍，远近钦慕，名动京师。”“池塘生春草”这五个字受到历代文人推崇，宋人吴可说：“春草池塘一句子，惊天动地至今传。”金人元好问说：“池塘春草谢家春，万古千秋五字新。”而在唐代，大诗人李白就是谢灵运的“迷弟”，他幻想模仿他的偶像，“脚著谢公屐”，还要拜

谢灵运的山水人生

●李兰芳

访偶像的故居，“谢公宿处今尚在”。

谢灵运出身显赫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中的“谢”，指的就是谢灵运家族。他的从曾祖父、祖父谢安、谢石曾击败前秦苻坚——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。谢氏家族还出了谢道韞、谢琰、谢混、谢惠连、谢瞻等知名文人。

祖父去世后，少年谢灵运袭封康乐公之爵，世称谢康乐。不过让后世记住的，不是他的身世，而是他的文学成就。作为我国山水诗的奠基人，他以一己之力扫荡艰涩无趣的玄言诗，为整个诗坛开创了清新明丽的风格，影响深远。谢灵运曾说，魏晋以来，天下的文学之才共一石，曹植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。这话并非妄言。

谢灵运的文学成就，离不开他的山水游历。成年后的谢灵运“肆意游遨”，时时以“旅客”自居。东晋、刘宋偏安江南一隅，且谢灵运主要在家乡和任职地旅行，所以不像司马迁、李白、徐霞客等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而是集中在当时的都城建康及永嘉、会稽、临海、临川等郡，即今天的江苏南京、浙江东部、江西抚州等地。但是，所到之地，他不会错过每一片隐蔽的风景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是真正的深度游。

肆意游遨 遍历诸县

刘宋少帝永初三年（422年），38岁的谢灵运离开京城建康，出任永嘉郡太守。当时的永嘉郡（今浙江东部）开发有限，还是穷乡僻壤，但山水之美不减后世。他在家乡盘桓数日后，转回会稽郡永兴县（今浙江杭州萧山区）西陵，夜渡渔浦潭，沿浙江（今钱塘江）西上，再折向南至东阳郡长山县（今浙江金华市），登岸陆行至青田溪（今大溪）。在青田溪行舟永嘉江（今瓯江），直至永嘉郡治永宁县。

永嘉之行，谢灵运在富春渚遥望云雾中渐远

的定山，在桐庐欣赏“云日相照媚”的灿烂，在石关享披一身清凉月色，在七里瀛感受急流峭岸的冷峻，在严子濑触摸水色缥碧的温柔。到了永嘉郡后，也没有停下脚步。

永初三年深秋的清晨，谢灵运带着干粮、登山杖，和众多仆从先向郡城西北的绿嶂山出发。脚下是山间的曲折小径，前方是不知距离几何的溪水源头。行至尽头更见胜景：落日余晖下，水波微动，带着深秋的清冷，绿竹质坚，浸着青翠色泽；溪涧曲折蜿蜒，让人辨不清方向，树林深远，山岩重叠；置身其中，一时间分不清远方天际是初月还是落日。他一整天都消磨在这绿嶂山中，连不见天日的最隐蔽处都游览了，想来可以尽兴而归。孟冬时节的天早晨，他又来到横阳县（今平阳县）岭门山，将“千圻邈不同，万岭状皆异”的奇景刻在心间。

景平元年（423年）春，谢灵运踏春出游，登成石鼓山，极目远眺左侧的开阔之地，回首凝望右侧的狭长地带。余晖映在水面，增加了溪涧的波澜；云气升腾，平添了山岭的层次。抽出嫩茎的白芷，发了新叶的绿苹，终于让这个春天变得色彩明丽。作为一个资深旅行家，谢灵运总是在不断寻觅更奇、更险、不为人知的风景。石室山远在偏僻乡村，长期不为人所知，他便放舟远行，只为“莓莓兰渚急，藐藐苔岭高”。遍览赤石山，他仍游兴不减，从早到晚都住在船上，只为“扬帆采石华，挂席拾海月”。弃舟向南，他远登仙岩山，只为寻觅远祖黄帝的遗迹。在这样的旅行“强度”下，谢灵运终于把永嘉江南北两地都游览遍了，只是江北许久不去，想再去寻找新的风景。正乘船横渡，突然发现“乱流趋正绝，孤屿媚中川”，登上孤屿山，但见“云日相辉映，空水共澄鲜”，自己仿佛也飘飘欲仙了。

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称，谢灵运“出守既不得志，遂肆意游遨，遍历诸县，动逾旬朔，民间诉讼，不复关怀。所至辄为诗咏，以致其意焉”。他名

扬天下的山水诗也是他的旅行日志。这些日志告诉我们，他到过乐清的石白岩、盘屿山，永嘉的东山、石室山、瞿溪山、石鼓山、赤石、孤屿、绿嶂山，平阳的岭门山等地。不过，这显然不是他旅行地图的全貌。

伐木开道 脚着谢屐

景平元年（423年）秋，谢灵运任期未满便称病去职，离开永嘉郡，返回故乡的始宁墅。他从小被寄养在钱唐，后又任在都城建康生活到永初三年，直到赴任永嘉的途中，才在始宁墅盘桓数日。所以，此前时常思念的故乡于他还是陌生的山水。

沉醉山水的谢灵运不但用双脚丈量了始宁的每一寸土地，还参与风景的创造。他辟荆棘，伐竹木，改造、扩建祖父谢玄留下的东山庄园，在东山石壁峰建招提精舍，招待四方游僧，在远离东山的南山（即屿山）另建新园，并把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记录在他的名篇《山居赋》中。他在“石横水分流，林密蹊绝踪”的巫峡晚眺春景，在“岩下云方合，花上露犹滋”的斤竹涧怀念作古的好友庐陵王，在“林壑敛暝色，云霞收夕霏”的石壁峰流连忘返，在“群木既罗户，众山亦对窗”的自家田园悠游。此时，高士王弘之、孔淳之都相距不远，高僧昙隆、僧镜、法流等也在始宁栖身，可以经常与他结伴遨游。想来，故乡宁静的山水和志趣相投的知音，暂时抚平了他心灵的褶皱。

三年后，刘宋文帝征谢灵运为秘书监，后升任侍中。他不满足做一个点缀风雅的闲臣，故而消极怠工，“出郭游行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，经旬不归，既无表闻，又不请急”，借建康郊外山水浇胸中块垒。终于在元嘉五年（428年）春“整驾辞金门”，再次回到故乡这个避风港。此后，谢灵运与他的“四友”谢惠连、何长瑜、荀雍、羊璠之赏诗文、游山泽。

为了登山，他发明了一种活齿木鞋。鞋底安装了两个木齿，上山时卸下前齿，下山时卸下后齿，人称“谢屐”“谢公屐”。这种鞋登山是否好用不得而知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谢灵运出行可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背包远行的驴友。他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大的补给部队。永嘉六年秋，他甚至带着数百仆从，从始宁南山伐木开道，一直开到临海郡，惊动了临海太守王琇。王琇开始误以为是山贼作乱，后来得知是谢灵运的开山队伍才安心。有前行部队把前面的树都砍了，这能不好走吗？一般人要尝试谢公屐，可没有他这样的条件。

出守临川 寄情岭南

谢灵运日日沉醉山林，却被会稽太守扣上谋反的帽子。文帝命他出任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内史。此次出仕，并非已愿，启程时便立志“游当罗浮行，息必庐霍期。越海凌三山，游湘历九嶷”，游遍临川的山山水水。路途艰险，听到楚越歌曲《采菱》《江南》，愈发思念家乡。到彭蠡湖口，“春晚绿野秀，岩高白云屯”的春光还是不禁让人精神一振。抵达临川后，他“在郡遨游，不异永嘉”。谢灵运原本打算在庐山只停留一天，却盘桓了一个月。攀缘峭壁，俯瞰龙池，信步漫游，无拘无束。“平途俄已闭”，也不必惊慌；“积峡忽复启”，却有惊喜。不见日月的密林、常年积雪的山顶都是不曾见到的奇观。初人南城县，风光旖旎让人目不暇接，可惜未登临峰顶。不过，夜宿野水的美妙弥补了这一遗憾。不久，又攀登南城名山华子岗，虽寻觅仙人华子期而不得，但冬日不凋的桂树，崖畔高达千仞的杉树，石阶间流泻的红泉无不让人慨叹。

晚年谢灵运被流放广州。岭南山水自有奇异风采，流放途中他也忍不住“看朝云之抱岫，听夕流之注涧”。到广州后也曾登孤山、入猿溪，但大概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，谢灵运暮气沉沉，常常意兴阑珊，感怀伤逝，再也提不起游览的兴致。元嘉十年（433年），他终于等到了弃市的结局，带着“恨我君子志，不获岩上裨”的遗憾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谢灵运空有一身抱负，“惜无同怀客，共登青云梯”。他在山水中遨游，留下了山水诗，还有流传至今的谢公池、落展亭、康乐坊、谢客岩、谢公岭、澄鲜阁、春草轩……我们已分不清，是山水创造了谢诗，还是谢诗创造了山水。

我看我说

让乡土文化之美滋养更多人

●曹怡晴

熙熙攘攘的乡村集市里，乡亲们携幼伴老来赶集，“赶”出一阵热闹欢腾；锣鼓喧天的古老戏台上，演员们婉转吟唱好戏连连，“唱”出一腔乡土情怀；觥筹交错的长桌宴席间，亲朋们欢聚一堂共享佳肴，“品”出一味烟火家常。节日期间，各种形式的乡村文化产品琳琅满目，唤起人们的乡土乡情。

实现好、维护好、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，是推动我国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断增加，但高水平、高品质的公共文化供给仍相对缺乏。近年来，各地在繁荣乡村文化生活上持续发力，努力以高品质文化产品丰富群众精神生活，提升乡亲们的文化获得感。在浙江，古色古香、气韵独特的文化礼堂为村民学文化、树新风提供便利；在安徽，功能

齐备、设计新颖的农家书屋成为当地村民长知识、闯市场的“加油站”。随着各种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，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不断完善，为村民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，也让乡土乡情有了更多切实可感的安放空间。

当前，农村群众文化需求日趋多样、品位不断提升。有效解决乡村文化供给“好不好”“准不准”的问题，要进一步挖掘文化特色，注入饱含乡土味的精神文化养分，在引发共鸣和共情上下更大功夫。比如，一些拥有别样文化体验的传统村落，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旅游。今年春节期间，一些人来到云南深山的直苴村体验当地彝族民俗。这里每逢春节都会举行盛大的“赛装节”。衣袂飞扬，色彩斑斓，融合彝族传统刺绣与现代时尚元素的“赛装节”走进越来越多人

还是不要揽这个瓷器活

●周岭

从清代到民国，虽然《红楼梦》主要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，但后四十回是出自另手的续作，对此基本上没有太多不同意见。再后来，胡适的《红楼梦考证》、周汝昌的《红楼梦新证》都用大量的篇幅，继续论证了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。

也还是有不同的声音，尤其是近年间，翻案之说忽然多了起来。大概分为两种意见。一种意见是，后四十回虽不属于曹雪芹原著，但续写得不错，大体上符合曹雪芹的原意。另一种意见是，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，首尾呼应，故事完整，人物合理，文笔连贯。甚至用计算机对全书的语言做了统计分析，结论是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完全一致。



《红楼梦》孙温

旅顺博物馆藏

当然，不管是什么人说的，最重要的还是证据。对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来说，最有意义的证据就是文本比较。

先说故事结局。《红楼梦》是个悲剧故事，前八十回不断有这样的提示：“一红一窟（哭），万艳同杯（悲）”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”“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等等。小说越往后，肃杀败落的气氛越浓。正像鲁迅说的“悲凉之雾，遍被华林”。可以想见，结尾应是个悲剧。后四十回的结尾却是“沐皇恩，延世泽”“兰桂齐芳”“家道复初”，是大团圆结局。这应该不是曹雪芹的意思。

再看前八十回设置和铺垫的各种矛盾。诸如房族之间的矛盾、嫡庶之间的矛盾、主仆之间的矛盾等，前面已经蓄足了势能，到八十回以后理应大故迭起。但在后四十回里，这些矛盾忽然都不见了。例如，前八十回里，邢夫人和王夫人的关系已经剑拔弩张了，而后四十回里，她俩的紧张关系凭空消失了。最奇怪的是，她俩的行动、言语空前一致，就连称谓都变成了“邢王二夫人”，成了一个集合概念。

最不合理的是贾宝玉，都知道他不喜欢读正经书，鄙薄仕途经济。结果第八十一回“占旺相四美钓鱼，奉严词两番入家塾”，贾宝玉读书去了，还恰巧姐姐《列女传》，还去参加科举考试，还考上了。这哪里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宝哥哥？一部作品里，主人公的性格应该遵循发展的必然逻辑。这并不是说，性格不可以转变，但转变是要有契机的。没有契机的转变，就是扭曲。而这种扭曲，是不允许的。

平心而论，后四十回写“黛死钗嫁”的调包计，很犯心思，甚至可以说很精彩。但是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调包计是谁出的？王熙凤。她出此一计，是为了让宝玉嫁给宝玉，这对她有什么好处？她是荣国府的内当家，但这个差事是怎么来的？是王夫人年纪大了，精力不济了，大儿媳李纨又是个寡妇，不便出头管事，所以把她从贾赦那边借调过来的。假如宝玉娶林黛玉，这位弱弱的林姑娘绝不会抢了她的位置。假如娶了宝姑娘呢？那就麻烦了。人家既是王夫人正牌的儿媳妇，学识、才具、人缘也在王熙凤之上，而且之前经历过管家的实习。有一次，王熙凤小月，不能上班。王夫人指定了三个人代管，一个是探春，一个是李纨，一个就是宝钗。那么，宝玉娶了宝钗，正主儿来了，王熙凤就得让地方吧。这事儿，王熙凤想不到吗？这像是“少说有一个万心眼子”的王熙凤做的事儿吗？常言道：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”王熙凤这是怎么了，要跟自己过不去？所以，这个桥段极不合理。

再有，贾母老太太又是怎么回事儿？黛玉可是自己亲生女儿的亲生女儿啊，用句时髦的话说，黛玉身上有老太太的DNA啊。宝钗再好，也是没有骨肉关系的拐弯儿亲戚。老太太再糊涂，也知道这个调包计会害死林丫头的呀，怎么会忽然跟王熙凤联手起来，要置林丫头于死地呢？这也极不合理。

孤立地评价调包计和“黛死钗嫁”的故事，的确有戏剧性。但作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，不合理就是不相容，不相容就是

笃信笃行

●张艺瑶

“笃”这个字，人们很熟悉。它是个形声字，字形由“竹”和“马”组成，马表意，竹表声，表示马蹄声如“竹”之音。《说文》解释：“笃，马行顿迟也。”本义是马行走稳而迟缓。《尔雅·释诂》言：“笃，固也。”表示牢固、坚实。说起“笃”字，我们就仿佛看到一匹忠诚、专一的老马，饱含着深厚、厚重、坚实、忠实的感觉。

由此观之，笃信，就是坚定的、忠实的信。“笃信”出自《论语·泰伯》：“子曰：‘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……’”意思是忠实、坚定地相信心中的道，努力学习它，并誓死坚守它。孔子对于大道的追求一向如此，对于心目中的大道，他首先是深信不疑，同时执着追求、上下求索，这种信念达到一定程度，甚至能够做到至死坚守而不移。

“笃行”出自《礼记·儒行》：“儒有博学而不穷，笃行而不倦。”鲁哀公问孔子儒者的行为准则，孔子回答：儒者应博览群书，无止境地去积累知识；有了学问，还要身体力行，不可懈怠。在这里，孔子强调学有所得之后，还要努

力践履所学，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，做到知行合一。

笃信笃行可以看作是求学、做事的递进过程。古人讲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。广泛地去学习，带着问题去追问、思考，慎重、周全地去考虑事情，形成清晰的判断力，最终切实行力。从“博学”到“笃行”是一个内在统一、相联互动的过程，在学习中形成对事物的深刻理解，建立起对规律的深刻把握，自然会把所学落实到行动上，这样就会学有所依、学有所成、学有所用。

笃信者，方能笃行。追求理想的道路上，因为相信，所以坚守。当面对风险挑战、恶劣环境时尤其如此。回想革命早期，革命事业能不能成功是未知数。有的人犹豫、动摇，甚至走向歧途，有的人却能临危不惧，始终坚贞不移、一往无前。这背后的区别就在于对共产主义是否忠诚信仰。正因为有这样一群相信革命前程是无比光明的人，我们才有了如今这繁华盛世。